曹德旺们怎么了 上篇

编者按　2015年，一篇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引发两地热烈讨论，事件言犹在耳。近日，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向传媒表示，计划在美投资10亿美元建厂，并提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和税收负担太高的观点，随即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香港文汇报记者访问浙闽两地民企老板，综合官方、学者、民众的看法，将推出“曹德旺们怎么了”系列报道，对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面对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

曹德旺，1946年5月出生，福建省福州福清市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据公开资料，曹德旺9岁才上学，14岁却被迫辍学，在街头卖过烟丝，贩过水果，修过单车。而如今，他的捐款已超60亿元人民币，70岁的曹德旺经历了从被人歧视到中国首善，从承包年年亏损的乡镇小厂到中国玻璃大王。

他创立的福耀集团被认为是内地最具规模、技术水平最高、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去年营收135亿元人民币，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厂商。自1987年注册至今，除在福建福清的总部外，还在中国香港、美国设立子公司，并在日本、韩国、澳洲、俄罗斯及西欧、东欧等国家设立商务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

小资料

记者蒋煌基 整理

民企投海外 岂止曹德旺

企业家：资本逐利无可厚非 市场行为不应苛责

近日，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并就中美两国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其中，曹德旺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此番言论把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削减、中国企业税负问题等推向风口浪尖。尽管曹德旺一再强调自己只想指出问题，并非要搬走，但舆论对这位一直致力推动中国民族品牌的企业家或责骂或惊呼之声不绝于耳，“曹德旺跑了”、“别让曹德旺跑了”说法此起彼落。对此，香港文汇报记者连日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且走出国门较多的福建、浙江两省采访，多数民营企业家指出，这些年，中国走出去的不止曹德旺，资本逐利无可厚非，市场行为不应苛责。

■香港文汇报记者 俞昼、蒋煌基 杭州、泉州报道

■曹德旺2014年在美国成立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收购俄亥俄州莫雷恩一所闲置厂房，建成汽车玻璃制造工厂。　资料图片

福耀海内外投资项目（部分）

注册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金	成立公司
1994年3月	福建福州	3千400万美元	福耀集团（福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994年12月	香港	4千368万港元	福耀（香港）有限公司
2002年4月	上海	3千万美元	福耀集团（上海）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2003年	福建	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	福耀集团（福建）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2006年5月	海南海口	一期投资7亿元人民币	福耀海南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2006年6月	广东广州	总投资7千481万美元	广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
2007年	韩国仁川	—	福耀韩国株式会社
2008年	日本	—	注册成立福耀日本株式会社
2011年6月	俄罗斯卡卢加州	总投资2亿美元	中国福耀（俄罗斯卡卢加州）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2014年	美国俄亥俄州	总投资4亿美元	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

记者 蒋煌基 整理

■福耀美国俄亥俄州工厂中美工人在一起工作。　资料图片

官方坦言困境 强调商机仍在

香港文汇报讯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在2016年底的中国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相关问题回应称，对曹德旺的评论不予置评。在谈及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时，沈丹阳表示，中国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面临困境的问题，但是在不断地改善。比如说，服务业就有很多的发展商机。

沈丹阳说，那些并不是以看重中国低成本的企业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很好的发展机会，看重中国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正在改善的各项环境。他强调，我们看待中国的投资环境应该更加系统地来看。

福建省是中国民营经济非常活跃的一个地区，曹德旺创办的福耀集团，就是福建民营企业中的优秀代表。曹德旺在美国设厂而备受舆论质疑的消息传回福建之后，许多民营企业家愿意为其打抱不平。

人口红利渐失 恐需壮士断腕

“汽车工业都是跟着汽车走，曹德旺的布局不仅省了运费，也利于降低损耗。”匹克集团董事长许景南告诉记者，“资本走天下，哪里有钱赚企业家就到哪里，这无可厚非。仅是每个人的判断和每个行业的需求不同。”位于福建泉州的匹克集团，早在10几年前，就作为赞助欧洲篮球联赛的唯一中国品牌。

在泉州从事工程机械制造的许志坚，长期以来一直专注制造业。“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世界工厂’恐怕要玩不下去了。”他甚至悲观地认为，如果再不壮士断腕，中国经济恐步委内瑞拉或印度等后尘。在他看来，中低端制造业微薄的利润空间，在中国要素成本和税赋挤压下，曹德旺们将目光投向海外，因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赋比美国高35%”，“在美国开工厂利润比中国高”。

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企业的向外扩张是应该被理解的行为，总好过企业倒闭给社会造成巨大浪费。

匹克集团董事长许景南：资本走天下，哪里有钱赚企业家就到哪里，这无可厚非。

制造业步履艰 非升级或转移

“企业的向外扩张是应该被理解的行为，总好过企业倒闭给社会造成巨大浪费。”针对曹德旺事件，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表达了他的看法，做企业是要向股东和广大股民负责的，到海外设厂是一种市场行为，不应该苛责。华立集团是浙江省的知名民营企业，10几年前销售额已经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并在泰国设立了自己的工业园区。

对于走出去，汪力成认为，由于这几年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使得位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制造业，更没有空间去通过研发、投入、创新，来获得向产业链上端转移的机会。10几年前，汪力成就率华立走出去，并购飞利浦CDMA手机的核心技术部门以及所有的知识产权，开创中国企业成功并购国际著名技术公司之先河。

“我并不同意简单一句话概括的‘转型升级’概念。”汪力成说，要解决中国制造业现阶段的发展问题，很大程度上讲，首先是要解决从低端往中高端走的问题。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个机会窗口逐渐关闭，导致现在的制造业步履艰难。这也使得传统制造业企业面临两条路：一条是转行或升级；另一条就是转移。这些企业还有一定的市场，和以前相比竞争力有所下降，必须寻找到与其竞争力相适应的环境。

截至目前，浙商投资已遍布142个国家和地区，吉利集团以13.88亿美元并购沃尔沃现“蛇吞象”，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在境外投资的文莱石化项目则是中国民企在海外的最大投资。正如一位浙商所言：“中国企业到全球去经营，并不是产业离开中国了，根基还是在中国的，这样的公司越多中国经济越强大。”

万事利总裁 李建华：外国月亮不特别圆

“我不知道曹德旺是怎么算的，但在我们丝绸行业，在法国做一条丝巾的成本至少是国内的两倍，所以说通过走出去来降低成本肯定是不靠谱的。”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建华说，“我们通过收购国外企业来提升品牌价值，有助于品牌的推广营销，他们是为我们服务的，不是外国的月亮特别圆。”

2013年，万事利收购了老牌的法国百年丝绸企业Marc Rozier，实现“中国丝绸法国造”。2016年，万事利集团的销售额比去年增长了50%。“现在很多法国品牌都想尽办法要打入中国市场。”李建华笑说，“背靠着这么庞大的消费市场，万事利哪里舍得‘跑’？”

■万事利借法国的设计打造成中国的爱马仕。　资料图片

巨星科技董事长 仇建平：还是中国造有优势

“要论综合成本，就手工具这个细分行业，肯定是中国制造有优势。”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仇建平表示，可能有玻璃等部分产品，美国制造成本比中国低，但大多数产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明显要比全球其他地方要高。

随着人力成本上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优势已经趋弱，很多传统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甚至面临“钢铁比白菜还便宜”的窘境，仇建平认为，核心原因在于，大多数企业仍然一味定位在生产中低端产品上，很少有企业将精力用来开拓高端产品，打造自身的品牌效应。中低端产品无法达到有效供给，高端产品又大量匮乏，才最终造成了当下产业的困惑。

■记者 俞昼 杭州报道

学者：减税兼减费 为企业减负

香港文汇报讯　曹德旺特别指出民企税负问题，致使中国“制造业踟蹰不前”。据澎湃新闻网报道，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税制专家胡怡建表示，中国企业在纳税之外，还要承担很多税以外的收费。今后，减费以及在减税过程中在结构上减轻企业的负担，将是减轻企业税负的重要内容。

胡怡建指出，光从宏观来说，美国的税负要比中国重。从宏观税负层面上，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很重，或近期明显税负上升。民营企业家之所以发出税负重的声音，关键首先体现在中国税收中的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的比例上。在中国，企业是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美国的个人所得税要占到总税收的30%，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到总税收的6%。”

行政社保等费 加重企业负担

此外，中国企业除了缴纳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行政收费、基金、社保等各种税以外的收费，造成了企业整体负担较重。“这就涉及到税改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减税还是减税以外的收费？”

胡怡建还提到，中国现行税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矛盾，比如因为现在把征税重点放在企业上，税收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中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现行税制存在一些不平等分配问题，一些个人、企业的财产和收入比较高，但却可能没有承担太多的税负。反之也有一些收入不高的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税负。而以上这些矛盾在企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利润下滑时，就会显得尤为突出。

目前，减轻宏观税负是国家的一个基本方针。胡怡建表示，现在在减税过程中，尤其注意到在结构上减轻企业的负担。而在减轻企业税的过程中，又尤其注意到税以外的费给企业造成的总体税费负担。

“第一个就是减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费；第二是减少社保基金这块；第三就是营改增。”